

岁月无声

在故乡的屋檐下

赖红梅

“茅檐虽小，溪上青青草。”那天，无意间读到辛弃疾的诗词，眼前浮现出故乡的屋檐：一片青瓦在屋顶层层叠叠，像起伏的波浪；那宽宽的屋檐从房顶伸出来，像神鸟张开的羽翼；飞扬的檐角高高翘起，像飘拂的裙摆。那屋檐下的生活，便是人间烟火。

小时候，老家的房子无论是茅草房，还是青瓦房，都有一个宽宽的屋檐。屋檐的宽度甚至可以放上3张八仙桌，房子有多长屋檐就有多长。那时候，没有电灯，瓦房的房顶只有两块亮瓦可以接纳天光，所以，可以充分接纳天地阳光的屋檐就成了乡亲们休闲的地方。

这宽宽的一方屋檐，可以窥见大自然风景，白天看日出日落，夜晚看月亮星星。闲时聆听穿林打叶声，忙时疲惫休憩处。它是乡邻串门时的来处，也是观看过路人的窗口。在这里，可以欣赏到乡村独有的风景：蜻蜓在不远处的田间飞，喜鹊在高高的树梢上唱歌，公鸡在院子里围着母鸡打鸣……

春雨绵绵，飘飘洒洒，细如牛毛，村中的老树在雨中沐浴，一片片叶子绿得发亮，像一双双明亮的眼睛。连绵春雨时，农人休息日。平时只有在晚上才有时间做针线的母亲，这时候端出针线簸箩，坐在屋檐下就着天光开始缝补衣服。父亲也坐在屋檐下，拿出叶子烟，将卷曲的烟叶子剪得短短的，包裹成圆圆的小节，放进烟嘴里点燃，一缕缕烟雾开始了萦绕。一家人坐在屋檐下，内心满是安宁和感怀。

夏天的雨是淘气的孩子，最喜欢搞突然袭击。刚刚还是晴空万里，突然之间暴雨倾盆而下，田间劳作的人们，在大雨中冲进屋檐，刚刚还是落荒而逃，到了屋檐下就气定神闲。当人们用帽子擦拭头上雨水的时候，雨水已经顺着屋顶瓦槽流下来，形成一条条水柱，给屋檐编织了一道天然的水帘。这时候，天地变成戏台，屋檐下变成了观众席，乡亲们坐在屋檐下的凳子上，看绿叶在雨中跳跃，听风声雨声雷声交织，真是别有洞天，风光无限好。

每年春天，母亲要在屋檐旁边点上几颗丝瓜种子，顺着屋檐两边的墙柱竖起来两根竹竿。丝瓜种子发芽了，接着长出细细的触须，顺着竹竿一天天向上爬。没过多久，屋檐的两边就变得枝繁叶茂青翠欲滴，加上青灰的屋檐，好像给农家的瓦房镶上了一个美丽的画框。

在乡村，麻雀和燕子是常见的鸟类。“呢喃燕子语梁间”，喜欢人类的燕子爱在屋檐下的墙壁上筑窝，与人比邻而居。麻雀与人类总是若即若离，小时候，农家一些调皮的小孩子总会搭起梯子，伸手到屋檐瓦楞里去掏麻雀窝，我那时才知道麻雀的窝藏在屋檐里，它就与人类一直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

每年春节，屋檐下就会变得更加热闹。父亲是乡村略通文墨的人，他总会在屋檐下的方桌上铺开“战场”，乡亲们纷纷来找父亲写对联。父亲拿起毛笔，潇洒挥毫之间，一个个黑字在红纸上闪闪发光，一张张红纸即刻变成一幅幅彩锦。父亲也把自家的对联贴在门框上，红红的对联映衬着洁白的墙壁，好像新娘穿上了新嫁衣，宽宽的屋檐下顿时喜气洋洋。

一瓦一屋檐，那便是故乡。那宽宽的屋檐，带着记忆中的温暖，静静地泊在我的记忆里，生长成一道不老的风景。

《白沙》版投稿邮箱(仅限本地作者): kf3502669@126.com
请注明作者姓名、电话、地址,并附上银行信息及账号。字数控制在1500字内。

黄鱼粥

刘红菱

在鱼背上,所以酒家厨师就把厚厚的鱼背肉切成薄薄的片做粥,余下连带尾部分用猪油煎至金黄而食,最让人称奇的是每条鱼肚里都包裹着鱼卵,煎熟的鱼卵嚼在嘴里发出“嘎嘎”的响。这一鱼两味同时满足了不同地方的不同口味,鱼粥满足了广东人挑剔的味蕾,香煎鱼满足了大多数外地人的味觉。这是本土饮食和外地饮食相互交融勾兑的鲜,也是白粥和鱼磨合后的默契。这样一碗鲜香的粥已足以抚慰我的味蕾了。但这还没完,美味还在延续,一鱼两味,当地人对食材比较珍惜,尽量做到物尽其用,精打细算。因黄鱼多骨且细,其肉最厚是

门境内长76公里,活水活鱼也是这典型的做法不外乎煎、炸、焖、煮,再配以佐料,但鱼与粥的搭配却是闻所未闻。在家乡人的眼里这是两种极不兼容的食材,鱼的腥是撑不起粥的“清白”的。来江门后我才发现粥是极具包容的食物,它能与各种食材搭配,擦出不一样的火花。这让在家乡只喝白粥、绿豆粥的我直看得眼花缭乱,目瞪口呆。广东人爱喝粥就如我家乡人爱吃粉一样,皮蛋瘦肉粥、猪什粥、鱼片粥、鸡丝粥、状元及第粥、荔湾艇仔粥、瑶柱白果粥、胡萝卜马蹄茅根粥、柴花花生粥、蛇皮蛇蝎粥、鱼翅燕窝粥、龙虾粥……没有什么料头是放不进粥里的,也没有不是一碗粥解决不了的。万般人情、

其实你的风情你的诗境我早有所闻晶莹剔透的飞沙滩白浪有条不紊一层接一层翻卷海天雄浑无边山峦青翠丰盛一波接一波蜿蜒甚至说变就变的风和云骤然洒落的雨点都正如我神往的画面

我们终于相遇了就像亿万年前海洋与陆地一次偶然的碰撞或者四百七十一年前文明与文明之间一次必然的叩访或者鹰与森林的盘旋彼此的回归

而今夜,当我枕着你连绵不息的涛声入梦我忽然明白原来你的絮语承载山与海的传奇也一层接一层翻卷一波接一波蜿蜒直到抵达我的笔端轰鸣在我的字里回响在我的书页间偶然必然即使我们今天才相遇即使我曾在遥远的彼岸



《美丽的上川岛》乐哥 摄

万里归来仍少年

——长篇小说《一蓑烟雨》创作杂谈

文艺谈

廖炎汎

七年磨一剑,淬砺十一篇,拙作长篇小说《一蓑烟雨》终于出版发行。捧起书的瞬间,一股油墨的芬芳香味儿,沁入腹腔,我长长舒了口气:儿时其中一个梦想,终于老来圆。

20世纪80年代初,思想解放的热浪直卷华夏大地。我的第一篇处女作——短篇小说《市委书记的晚餐》,以近乎“大字报”的形式,张贴在紫茶小学(旧址)外的围墙上,也即市文联的文艺专栏,算是“街头文学”。没想到天天引来人头攒动,纷纷叫好的市民读者。德高望重的彭老总说过:“我为人民鼓与呼。”我一直谨记心怀。现在回过想想,没错。执政为民,写作也须为民。写人民之欲言欲求,人民才会承认和应和。

后来,市青年文学会成立,办起了《映山红》墙刊,后又办起了报

纸形式的《杜鹃》期刊,我成了热心的投稿者。当一篇篇作品在《杜鹃》《江门日报》和其他刊物上变成铅字时,年轻的我真的喜形于色,心花怒放。

后来,我“跳海”了,在漂荡着“孔方兄”的海河里泅游,屈指一算,辍笔23载。2017年,我才算正式“下岗”,心里那个幽静了多年的梦,渐渐膨胀。青年文学会的老朋友,不容置疑地鼓励:写,你经历了那么多,是历史的见证者,再犹豫,你没有时间了。从第一稿起,他们就关注着,支持着,诚恳地不断提出修改意见。到了第八稿,我累了,隔空喊话:写不动了,就这个水平。他们才罢休放行。其间,破旧电脑还出了两次故障,硬盘崩溃,幸亏碰上好师傅,随叫随到,抢救了数据。没有他们,就没有这本新书,就算是为了感恩,也应不待扬鞭自奋蹄,借此表示感谢。

写作是什么?在诗意的房间,端着一杯咖啡,休闲地“爬格子”?那是人家的体会,而我,却没那福气。杜鹃啼血,每按一下盘键,都仿佛在敲击那颗脆弱的心脏,那里

头,蕴藏了新中国同龄人沉重的梦想、酸甜苦辣的岁月。或许,《一蓑烟雨》并不精彩绝伦,但是,我想说,字字句句,没有大话空话套话假话,一页一行,都倾注了真实的情感。写作,是心血的洒落和凝结;生命,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铅字。

《一蓑烟雨》出版后,在海内外老老一辈有阅历的读者群中,反响甚为热烈,每天接到不少厚爱有加的电话、短信、微信……我有点出乎意料,受宠若惊。

为什么有这样的反响?可能作者与他们在蹉跎岁月里一起沉浮过,心与心之间有一条引桥,故产生了共鸣。以往,表现同类题材的文艺作品不少,如:叶辛的《蹉跎岁月》、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等等,大多着力描写生活的艰苦,而我则试图从精神层面切入,描写他们思想的苦闷彷徨,拆开道道路障来探寻历史根源,有自身的,也有社会的,尽可能挖掘他们内心无法承受的精神之重。有人说,这代人是“中国最勤劳的一代”,不管此说是否客观,但可以肯定,新中国儿女,风风雨雨,磨

炼了一副铮铮铁骨,练达了一腔爱国爱家的忠孝情怀,他们的肩膀紧紧站立在脚下这片土地上,几十年与共和国一道,用孱弱的肩膀扛负危难,换来今天的姹紫嫣红,这里头,又隐含了多少的自我牺牲?所以,对那多多少少难以解开的纠结,我认为应予理解和善待。

有人来电童趣地询问:书中某个人物是谁?那个人物又是谁?我只能统一作答了。小说不是回忆录,只要是现实生活发生过,或有可能发生的人和事,经过提炼,再创造的艺术加工,都可以成为艺术的真实。借用电影电视剧常用的剧前提示:“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请勿对号入座。”

梦想和磨炼,或许是对孪生姐妹,或许都是沉重的,但我们都趟过来了,也无风雨也无晴,万里归来仍少年。梦想依然,孩子们朝阳般的明天,就是我们梦的延伸,让孩子们站在我们的肩膀上,张开双手去探索蓝天。谢谢,所有爱我的人们!我,也爱你们!

生活物语

养一盆阳光

田雪梅

母亲是个种菜能手,也是个养花能手。

小时候,我家院子里有一方菜地。母亲把菜地分成各种几何图案,再在各种几何图形里种上各种蔬菜,而她从不在中午太阳光最火热的时候给菜浇水。院子里放着一个大铁盆,里面盛满水,在阳光下晒一两天,母亲才拿个洒水壶装上水,洒水壶洒出的水像雨水“唰唰”地滋润着躲在土里的小芽儿,当它们躲猫猫躲够了,便从土里伸伸懒腰钻出来。母亲的那个铁盆,要么盛着自来水,要么蓄着雨水,在阳光的照耀下,暖暖的。菜喝了有阳光的水,长得更欢了。母亲说:“菜跟人一样,如果当头浇一盆冷水,会打哆嗦,会感冒的。”

我从外面疯玩回来,满头满脸的泥巴,母亲拿起水瓢从盆里舀一瓢水,先冲我的手,水像母亲的手搓着我的手心手背,暖暖的,柔柔的,滑滑的。母亲在我很小时,就告诉我,不要在外面玩得一头汗后回来用凉水洗,容易得风湿病。

当我有了自己的房子时,一时兴起,我看见开得好看的花就住家里搬。搬来的花林林总总,占满了整个阳台。浇花只看我的时间,看土壤的干湿情况,拿起喷壶当头一倒,花似乎一激灵,抖动了一下。阳台上的花总是病恹恹的,看它们无精打采,我也没信心了。

母亲来小住,首先对枯黄的叶子进行了修理,然后依旧在阳台上晒一盆水。想起小时候,母亲在院子里晒水的情景,我有些好奇,乡下的水是从山里引来的泉水,水冰凉,即使在夏天,也冰得人打冷战,母亲怕小苗儿受凉情有可原,可城里的自来水经过过滤,已没那么冰凉了。母亲说城里的水喝起来哪有乡下的水清甜,闻着都有股味,何况喝呢,花儿跟人一样,也是爱美的,有刺鼻的水它也不愿喝。

果然,母亲用晒过的水浇了几次,花又精神抖擞,神采奕奕了。

我上网查了一下,用太阳晒过的水浇花是很好的,阳光下,水中含有的氯气会挥发掉,而且晒过的水的温度和花的根部温度差不多,母亲说花是有感觉的,果真如此。

后来,母亲随哥进城。幼小的侄儿爱玩水。母亲在阁楼的平台上晒半盆水,搬到卫生间,挽起小侄儿的袖子,让小侄儿玩个尽兴。哥嫂很奇怪,玩得满身是水的小侄儿竟从不感冒。母亲笑着说:“晒过的水,温着呢。”

母亲年轻时,去田里浇水,湿了鞋袜的情况常有,她的腿因冷水浸过,腿经常疼,所以她对身边的亲人格格外上心,对身边的花草格外用心,她晒一盆水,养一盆暖暖的阳光,那水有阳光的味道,更有母爱的味道。

诗歌

上川岛

刘怀宇



《美丽的上川岛》乐哥 摄

预祝江门市第十届运动会暨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圆满成功!



江门市裕和泰纺织实业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新宝堂陈皮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公司
中交四航局江门通航船业有限公司
江门市玮泰石业有限公司

广东盈通纸业有限公司
地尔肠道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
江门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广东阿博特数码纸业有限公司

广东省盐业集团江门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
国泰(北京)体育发展中心
福建省青奥联体育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排名不分先后)

广告